



我喜欢一个的演员吴秀波说：“老”是一个特别好的词。老这个词儿特别暖和，而年轻总是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雷霆不止。老了暖和，慵懒，舒服。

老古籍的新生命

余璇

其实，“老”这个词儿也挺适合古籍出版的。暖和指不太冷也不太热，温温的似冬日里的太阳。古籍的书拿起来，是随时可读上几页，又随时可放下的感觉。它不像托福、雅思的词汇书，需要划满记号、时时记诵；它也不似轻松的网咯文学，绝对不会是您上厕所的选择。闲暇无事，读一首古诗，吟得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的豪爽；看两页书画，由五代李成的《晴峦萧寺图》感受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和创造；赏味旧时典故，因“鸡黍之约”的痴与诚而几欲洒泪；让人暂时忘却魔都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美食、服饰和小资情调。似饭后一杯清茶，淡而无味，品后却有回味。



与慵懒相近的意思是缓慢。我们这一代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赢就要赢在起跑线上的一代。只是偏偏选择了古籍作为职业和伴侣，自此我时时得注意放缓步伐，学会一

种顺其自然和放空的生活态度。其实当下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那样出版的好年头了。一本书动辄发行近十万册，一年看一部书稿的时代早已远去，也深知通过做编辑成为半个学问家绝对属于丰满的理想而非骨感的现实。不过做书绝对是需要一点匠人精神的。一本好书，于遣词造句处字斟句酌、在旁征博引里一一核查引文、在装帧设计上全盘考量、连印刷用纸油墨等细节亦不能松懈。细细打磨了数月后，待样书拿到手的一刻，似自己的孩子终于诞生，欢欣雀跃地想介绍给全世界。这难道不与那种在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作业的工业时代里近乎灭绝的匠人精神有几分神似么。

舒服则意味着与世无争。出版社里牛人多。从那时的汪曾祺到最近的范用，都可看出淡泊名利是做编辑的必然选择。汪曾祺曾说：用一种超功利的眼睛看世界，则凡事皆悠然，而看此世界的人也就得到一种愉快，物我同春，了无粘滞，

其精要处乃在一“静”字。平心静气地做人做事，才能保有一颗新鲜活泼的童心，一颗始终如一的初心。这也是为什么常常有人和我们说，做编辑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做古籍编辑更得板凳坐得十年冷。正如老出版人范用，在三联书店的520办公室一待就是三十年。而古籍社里这类老编辑，故去的、尚在的，也是一抓一大把。这里的人单纯简单，看似与世事有所脱离，远离职场商场上竞争的硝烟，一心只是想做几本好书，自然也就无所求、无所争。

也许你说，做古籍的书有什么用？还是有点用的。古籍的书就像安静的老人，尽管历经了沧桑，却深藏不露，默默守候着身边人；当你想起他问问经验，他一定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在适当的时候给青年和世人一点关切和指导。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吃饭时候振振有词地说“粒粒皆辛苦，农民伯伯很不容易的”，看到书展上在古籍摊位旁低头展卷的青少年们，我就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在物欲横流、重利轻义、心情躁动不安的当下，坚守在古籍出版的“老”田地上，默默耕耘，又怎不会开出一两多小花，结出三五粒果实呢？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年一度的中秋来临，在中秋节到来的同时，我一直在牵挂着一户人家。

他们是曾经在8月底因公媳矛盾上老娘舅节目调解，起因是为孩子的琐事公动手打了媳妇，媳妇一气之下，把孙子孙女一起带回娘家，儿子也随媳妇回去，一别就是一年多，双方互不相让互不来往。媳妇发出恶语“公公必须上门赔礼道歉，否则别想看孙子”。

今年的中秋令人难忘

柏万青

公公认为作为长辈去向小辈赔礼道歉岂有此理。可怜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婆婆因日夜思念孙子患了失眠症，每天半夜2点就睡不着，须在小区里兜三四个小时，且多处求医无门。9月初电视台编导发来了公公和儿子的手机希望我能劝劝他们。我先是跟公公通了电话，电话那

头公公还是愤愤不已，声称如果不是为了老伴的身体，权当没有这个儿子。我婉言批评他没有做公公的腔调，作为一个做长辈的不应该去跟小辈计较，大人不记小人过。

一旁的婆婆接过电话无语无伦次泣不成声，我劝婆婆想开点，别跟子女憋气。夫妇俩声称接到我的电话心里舒服了许多。我试探地提议抽空陪他们去媳妇家，没想到公公竟爽快地答应了。据说婆婆当晚心情舒畅了不少，半夜在小区只溜达了1个小时。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便

同儿子通了电话，其实儿子被三夹板夹得心情也不好，听说父母准备来自然很高兴。但我在太忙一直确定不了日子，但每每想到一个因思念孙子夜半更深在小区兜圈子的老人身影心里就很难受，也常常夜不入寝。眼看中秋快到，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只

高兴地在车里就鼓起掌来。两位老人见到久别的孙子孙女情不自禁地一把抱在怀里。尽管这么久没有见到爷爷奶奶，孩子一点都不陌生，尤其是孙子嘴里不停地跟爷爷奶奶说这说那，还把功课拿给爷爷看，一一汇报并让爷爷检查。

就在此时，丈母娘放下手上的活从外面赶到家中，这位来自宿迁的安徽妇女是个直性子，见了我们连招呼未打就一股脑儿数说起亲家的不是，好在对方很沉得住气，任凭丈母娘一旁唠叨。

丈母娘愤愤地说了一大摞，我忍不住问道：你今天到底有什么打算？如果想解决问题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不想解决问题，我们立马走人。听我此言丈母娘这才收起了话

语，表示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大家尽弃前嫌。见已到午饭时间，陈贵鑫建议大家一起用餐，媳妇主动联系了农家饭庄。餐桌上儿子、媳妇举起杯子以茶代酒向公婆敬意，以往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双方对今后孩子的安排和探视做了协商。根据目前两个孩子在娘家生活已经习惯，婆婆身体也不好也无力看管孙子孙女的现实情况，大家一致同意孩子的照料维持现状。儿子表示今后双休日也会带孙子孙女到爷爷奶奶家与他们欢聚，遇到特殊情况一定电话告知。

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我们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一个多月后，公公特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儿子儿媳遵循承诺经常会带孙子、孙女回家，老伴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公公说已经好久没见老伴的笑脸了。今年的中秋确实令人难忘。



柏万青说事

我们几个主要买文为生计，称为文人也可以，文人也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当然也没什么可丢人的意思，大大方方认下来，有什么呀。其实我本不在意叫什么名称，三十多年的朋友。还能志同道合地聚在一起，多么美丽的日子啊。

三十多年前，我和车前子踩着自行车前往吴江探访当时还在中学任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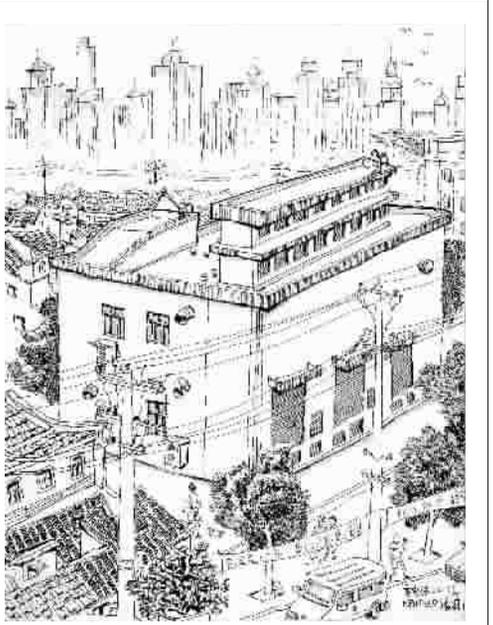
程国泰
要求驾车，不超载，不超速
(四字金融名词)
昨日谜面：发誓（影视演员）
谜底：陈一诺（注：陈，说）

朋友聚聚

陶文瑜

荆歌。荆老师热情接待我们，并将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度过了一晚。之后在好多场合，荆歌都说起来，那一天晚上，混在学生宿舍的我们，问起同学家里有没有姐姐，姐姐长得漂亮吗？当时我们还是很不错的青年诗人，怎么这么流氓腔？但我已经不记得了，青春真的很有意思。第二天荆歌带着我们去了一家羊肉店，好像叫羊肉阿六吧，羊肉阿六的店里挂着荆歌的书法。荆歌的神色有点开心，一颗书画的种子，已早早埋在了青年老师的心里。但我们只是进去看

看，当天的午饭荆歌领我们去了阿拭那儿。阿拭应该算得上名门之后，他的父亲王西野是很地道的老一辈文人。阿拭因为当年在学校办民刊，毕业后分配到吴江去教书了。当时办刊物似乎是大逆不道，因为要给他一点警示和教训，学校毕业就分配他去乡镇了。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城市里相对管理还比较严格规范，乡镇可有点天高皇帝远，乡镇的孩子，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啊。事过境迁，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阿拭后来调入《苏州杂志》社工作，之后我竟成了他的同事。青石弄里有四株玉兰，春天开花的时候，满树灿烂，这一年阿拭搬了新居，孩子也顺利考上了重点中学，阿拭心满意足地站在玉兰树下拍了一张照片。没多久阿拭生病了，一年之后就离开了我们，这时候陆文夫还在，老人坚持要去送一送阿拭。大家劝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好，老陆迟疑了一下，无奈地摇摇头。现在老陆走了已经十年了。不久之前我在相城一次笔会上，遇上了上海作家赵丽宏，我和他说起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和他在太湖中一起游泳了，回家之后我找到了和赵先生的合影，那个时候



变电站的去留

张跻文/图

变电站这个大家伙，其实人人都离不开它。然而，现实生活中，大家却又不愿与之做邻居套近乎，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时有耳闻。一日，伫立窗前，目光移向动迁基地西南角，偌大的变电站赫然在目，岿然不动。凝视良久，忽然冒出一连串问号：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庞然大物会拆吗？它会成为动迁的“拦路虎”吗？能否挪挪位置或沉入地下？倘若还这么直愣愣地保留着，那多杀风景啊！

文人画展在用直举行，本来说好我开车的带上车前子的，我才学会开车，那天是第一次上高速，想来想去还是打电话给飞鸣，请他去的时候带上车前子，我不希望给朋友一点点不安心和伤

灵感，自己也来构思些佳诗妙语，自弹自唱，悠然的音符洒满河面。任浮标时隐时现，时动时静，兴趣盎然间，将钓竿一拉，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管它钓着没钓着！当然，钓着了，心里更加高兴了。坐累了，把钓竿一搁，躺在草地上，轻轻舒展身体，聆听了或其他昆虫的鸣叫，遥看美丽的水鸟飞快地掠过河面，品味身心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愉悦。我想人活在这世上，倘若无视自己的心情

霜降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此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桥间、树叶和泥土上，有细微的冰针形成，有的成为六角形的霜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霜降期间，最好看的是枫叶，满山的枫叶红艳似火，迎霜摇曳，动情地燃烧着最后的秋天。

置身于层林尽染的山间，在丝丝凉意中俯拾落叶，闭目沉思，感觉到一种沉静的极致，一种让人清醒的味道。莫道天凉好个秋。

充实和陶冶，一味忙于事业家庭或者物质追求，是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呢？常听垂钓高手讲起明媚的三月和秋实的十月是垂钓的美好时光。而对于我这个老年垂钓者来讲，季节的好坏并不那么重要。炎炎夏日里握竿便会知晓“心静自然凉”的内含；隆冬时节垂钓，不经意间就体验了“独钓寒江雪”的神韵。我惊喜地发现：我垂钓的不再是河中的鱼儿，分明是一份老年心情、老年风景。

金色霜降

乔兆军

「关口」不可信

张立俊

好友老朱最近常感到头晕，走路飘飘然。去医院检查，才知是患了糖尿病。老人患糖尿病，这可是平常的事；当前医学发达，治疗此病并非难事，可老朱却吓坏了，从此精神萎靡下来，不肯就医，消极对待，总是悲悲泣泣，失望叹气，说：“嗨，这次我可逃不过这一‘关口’啦！”

什么“关口”？起先我不知其意，后来老朱才告诉我，多年来社会上流传过“73，84，阎王请自己去论。”这句荒诞、带有迷信色彩的言论，老朱不加考虑其真伪，却相信无疑，恰巧今年老朱70有3岁，正好在这“关口”上，他更是疑神疑鬼，成天胡思乱想，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觉得自己只待“阎王”上门来“请”了。这不禁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所谓“关口”，民间确实存在，特别在老年人中间，持有这种想法者更多。一到这种年龄段，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与“关口”挂起钩来，弄得自己不得安宁。其实，这种“关口”并无科学依据，而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人的谢世，各种年龄段都有，根本不会集中在73和84；如果人们稍动下脑筋，就可显现出这个“关口”的虚伪性。人的寿命长短并不是自己决定得了的，而是由各种因素所定。患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正确对待，不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而是成天想入非非。长此下去，没病也成了有病。“关口”是害人的毒瘤，是迷信，千万不能信以为真，受其所害。患病是人间常事，患病以后，道路只有一条：认真对待，积极治疗，相信科学，摒弃迷信，才能有效地治好疾病。成天沉浸在所谓“关口”中，倒头来倒霉的却是自己。



平时家务活较忙，每到双休日女儿回来帮忙，我总备好鱼竿，到市郊一些野河滨垂钓去。大凡垂钓高手，都会拎着沉甸甸的鱼篓满载而归，而我呢？在河边一蹲就是大半天时间，常常却是两手空空踏上归家路，可我并不怎么在意。老友们笑我是“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坐在清静小河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随意拉开钓竿，那是一种多么美妙自在的意境！垂钓小河边，微风习习，水波粼粼，河柳婆娑。享受着大自然赠与的这份温馨，心中似乎驾着一

垂钓风景

阿灿

